

# 《逆熵 Anti-Entropy》番外 | 忘却的纪念\*

月下

2018-02-19

1

瓦尔特叹了一口气，把欠条丢在了桌上，挫败感使他直不起腰来，思考让脑袋也变得沉重，他只能用交叉的双臂勉强支撑着身体的重量。

WELT Livehouse——就是他现在经营的这个演出场地，已经数月无人光顾了。

根本不用去分析和深究什么原因，因为这里根本连演出的乐队都没有，自然也不会有来看演出的观众。

瓦尔特现在回想起来，他从起步开始就是错的

---

\*Click to View:<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20331085224/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ean3rDAEf3A4iCoBII4m4g>

——不，或许连起步都是错的。

堪称巨款的启动资金，是他好运爆棚中的天命博彩公司的彩票。

但接下来瓦尔特突发奇想要经营一家 Livehouse——这种小规模의演出场馆形式据说来自东方，他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。

因为，他根本没有一点经营才能。

瓦尔特笃信只要花重金来布置音响设备，乐队就会源源不断地被吸引而来，结果彻底忽略了宣传——根本没有人知道这里有个 Livehouse。

也有偶尔经过的路人出于好奇进来看一眼，但作为老板的瓦尔特毫无表演和唱歌的才能，在尴尬的介绍和聊天之后，客人也只能选择离开。

这么想着，瓦尔特叹了一口气，拿出一瓶珍藏许久的罗汉果利口酒倒至酒杯的三分之一处，又加入

仅剩的一点威士忌，挤入几滴青柠汁。

他抿了一口，然后噗地吐了出来。

——原来自己调的酒那么难喝！

怪不得上次那个客人喝了一口就放下酒杯，脸色铁青地回去了。

这么难喝的酒，借酒消愁就算了，但剑走偏锋，借酒壮胆还勉强有用。这时瓦尔特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。

2

某大学内。

“WELT Livehouse，如果你想组乐队的话——”

对面的路人学生扫都没扫他一眼，径直往前走

去。

放弃是明智之举，瓦尔特抽走传单，递给他面前的下一位。

“一流的音响设备，能同时容纳一千人的场地——”

这次的路人学生二号微微侧目，瓦尔特喜不自禁地追了上去。

“——一定能给你增加不少忠实的听众。”

路人学生二号一边真诚地点点头，一边搂着同伴——路人学生三号的手臂加快了脚步。

瓦尔特突然冒出的想法，就是在大学里发 Live-house 的传单，虽然学生并不是专业音乐人士，但是却更加容易被说服。

——自己早干嘛去了？

瓦尔特一边想着，一边暗暗锤了一下大腿。

“我拿一张看看？”这时候，有一只纤细的手伸了过来。

瓦尔特忙不迭地把传单抽出来，递到说话的人手里。

“我们的场地费也不贵，就算是像你这样的学生也能负担。”

“学生？”拿着传单的手停了一下。

察觉到对面的人好像发出了一声轻笑，瓦尔特抬起了头。

这是一个穿着米白裙子，留着一头浅绿色长发的女子。

“哎呀，这句夸奖我就收下了。”女子看向了

手中的传单。

她的声音很年轻，语调也很轻快。

3

办公室内。

瓦尔特知道，就目前他所在的地点而言，自己之前肯定是弄错她的身份了。

普通教师？说不定是这座大学的教授也不一定。

一想到这里，瓦尔特就有些惴惴不安。

“哦？你经营着一家 Livehouse 啊……”然而面前的女子却没有摆出任何架子，仔细地研究传单后露出了一个略带惊讶的表情，又抬起头看了瓦尔特一眼，“你这么年轻，难道还是学生吗？”

“这么年轻出来创业真不容易，现在的孩子啊

……”女子感叹道，“虽然各自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，但面对的艰难都是相同的。”

——对方同样猜错自己的年龄了，但瓦尔特并没有否认。这样错误的判断对他十分有利，虽然对于利用对方的善意他有些不好意思。

这时，办公室的门发出“吱呀”一声，瓦尔特转过头，看到一个穿着西装的女孩子正站在门口。

看到瓦尔特，她皱了皱眉，目光瞟向了瓦尔特身后。

“普朗克，你又捡了什么东西回来？”

被称为“东西”的瓦尔特赶紧低下了头，没有说话。

被唤作普朗克的女子则完全无视了这个问题，走过去把传单递给了她。

“爱迪生，看看有什么能帮他的，这对你来说是小意思吧。”

瓦尔特偷偷抬了抬眼，这个名叫爱迪生的女孩子看上去好像略比普朗克年轻一些，一头海蓝色的长发清爽地束在脑后，服帖的西装恰到好处凸显出了她挺拔的身姿，这让穿着不合身的租赁西装的瓦尔特再一次低下了头。

“Livehouse……”爱迪生扫了两眼传单，“弄些顶尖的音响设备就可以了。”

瓦尔特连连摆手，“音响设备我都已经有了。”

“什么型号？”爱迪生挑了挑眉。

瓦尔特老实地一一报上来。

爱迪生听完，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普朗克，电话



借我用下。”

然后瓦尔特听她熟练地报出了一长串自己曾经视为“天价”的设备和乐器型号。

“已经照着这个地址送去了，有些东西这里暂时没有库存，不过最晚后天也能到了。”爱迪生放下了电话，对瓦尔特说道。

瓦尔特使劲抹着汗，“那我……我也不能白拿这些东西！”

“虽然我不知道你这来路不明的家伙对普朗克说了什么花言巧语。”爱迪生露出了一丝轻蔑的笑容，“但是如果你不拿出点真本事来的话，这些东西的钱也够你还一辈子了。”

事到如今，瓦尔特也只得硬着头皮毕恭毕敬地问道：“请问我要做什么？”

“去说服特斯拉来你的 Livehouse 表

演，这笔账就一笔购销。”

瓦尔特惊讶地抬起头：“特斯拉？谁？”

“对，特斯拉。”爱迪生脸上不知为何蒙上了杀气，“一个不自知的笨蛋，脾气很臭还有暴力倾向。一把年纪了还要扎高双马尾，让她扎单马尾还要和我吵架，不然就威胁我炸实验室。以及审美堪忧，明明是红发还要戴红框眼镜和红色斗篷。”

爱迪生吸了一口气，“总而言之，是一个不在视线范围内就让人非常不安的家伙。”

瓦尔特抓了抓头发，“那……为什么要找‘这样’的人来？”

爱迪生挑起一边的眉毛：“为什么？你不需要知道为什么。这对你来说也是好事吧，我可是好心好意告诉你该找谁来演出。”

“别随便牵扯进我的学生啊。”普朗克叩了叩

桌子，“你知道她是故意躲着你的吧。”

“就是因为这样才好久没见她了。”爱迪生收起‘杀意’，歪着头，露出一脸无辜的笑容，“舞台上的再会真令人期待啊。”

“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也得跟着去了。”普朗克抱胸坐在了椅子上，“保障我的学生人身安全可是我的职责。”

“普朗克，Livehouse 是给年轻人挥洒汗水，玩时下最流行的名为摇滚的音乐，不是你那高雅的‘小提琴’能登场的地方。”

瓦尔特想起了普朗克纤细的手指，放在小提琴上确实很般配。

而面对爱迪生一脸略带揶揄的笑容，普朗克也报以胸有成竹的微微一笑。

“对了，关于你刚刚提到的那个人…呃是叫特斯拉来着…？”瓦尔特趁着两人对话的间隙，小心翼翼

翼地问道。

“哦，说到我这个可爱的学生。其实我也知道她偷偷练贝斯很久了，但是却没有邀请她上场表演。”普朗克朝瓦尔特眨了眨眼睛。“而且，你千万不能说破这一点，她一定会觉得你是在可怜她，不仅会拒绝你，还有可能暴打你一顿。”

普朗克想了想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而且千万不要说是爱迪生找她的，不然她一定会拒绝你，也一定会暴打你一顿。”

瓦尔特不禁感到脊背一阵发凉，但是，这时他已经不能回头了。

普朗克拿起笔，在纸上飞速地写下了什么，“这是特斯拉的临时住址。”

她折起纸，递给瓦尔特时，又若有所思地补充了一句：“对了，除了特斯拉，那里还有一个人。那个人的话，你的 Livehouse 一定会爆满。”

但是你不要指望能说服那个人，那个人的来去全凭她自己的想法。”

瓦尔特愣了一下。

“别紧张。”普朗克一手搭上了瓦尔特的肩膀，凑到他的耳边轻声说，“我觉得你们之间的缘分或许还不错？”

4

现在，瓦尔特战战兢兢地站在这栋小洋房面前，从这里的位置来看，离闹市只有步行距离，却又闹中取静，深藏在层层绿意中。

他按响了门铃，报上了普朗克的名字并说明了来意，出人意料的是对方并未过多的盘问便开了门。

瓦尔特刚刚松了一口气，但是一进门，他就感

受到了眼镜片后挑剔的目光。

还真的是红框眼镜。

如爱迪生所说的那样，扎着双马尾的特斯拉歪着头，正一脸嫌弃地盯着她。

“去你那种场地表演？明明是快要倒闭了吧，我可没兴趣。”

瓦尔特连忙摆手。

“不不……该怎么说呢，比起说这是普通的摇滚演出，不如说是专业级的对战比较好。”一看到特斯拉拒绝了他，瓦尔特有点慌了神，“现在的观众对摇滚演出非常挑剔，如果只是单纯炒热气氛，他们也不会抱有太大的兴趣。”

“那让我一个人贝斯 solo 也没什么意思吧?!” 特斯拉不满地发问。

“不不，你看……观众看多了吉他 solo，

所以贝斯 solo 才更有新鲜感，也更能体现出弹奏水平……”

瓦尔特其实也不太明白自己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但只要听上去足够唬人和吹捧就行了。

“而且在看过你出色的单独演出后，之后还有同样专业的人才同场竞技，演出才更具可观性。”

“哼，明明只有我一个人就够了。”特斯拉往前跨了一步，戳了戳瓦尔特的胸，“你是看不起我吗？”

瓦尔特连连摆手：“不不，不是说你一个人不够撑起场面，而是你与其他人之间擦出的火花更能激发观众观看的欲望。”

“哦？你是说这样的火花吗？”这时，从里屋传来了一个懒懒散散的声音。

一个蓝色短卷发的少女穿着一边长一边短的白

衬衫，赤脚走了出来，她径直走向特斯拉旁边，勾住了她的肩膀。

瓦尔特也不禁心动了一下，刚想点头表示这个示范动作做得不错，特斯拉却一把把蓝发少女推开。

“喂……你这满是起床气的人碰我干嘛?!”

被推开的蓝发少女没有生气，反而笑着说：“我可是一大早就起来工作了，倒是你，是听到门铃以后才慌慌张张地穿好衣服下楼的吧？”

“瞎……瞎说什么?!” 特斯拉赶紧去捂住蓝发少女的嘴，“那你听到门铃响为什么不去开门?”

“因为我在工作，工作不能被打断啊。”蓝发少女狡黠地眯了眯眼，“况且，我在楼上的窗户看了一眼，这个人紧张地搓着手来回踱步的样子也真有意思。”



“呃……”刚回过神来的瓦尔特一时语塞。

紧张之下，瓦尔特只能看向蓝发少女。

“朝哪里看啊你?!”

特斯拉不耐烦地朝他翻了一个白眼。

已经快要大脑短路的瓦尔特突然想起了普朗克临走前和他说的话。

“那里还有一个人……”

应该指的就是这位蓝短卷发的少女了吧。

“有时间在那里瞎看，还不如快帮我找一把贝斯!”特斯拉又拉了瓦尔特一把。

“你…决定去参加演出了?”回过神来的瓦尔特大喜过望，又转念一想，“什么?! 你练贝斯的却没有贝斯?!”

“少废话！”特斯拉踢了他一脚，“我没有贝斯的话，你应该比我更着急吧！”

这个人真的没问题嘛……瓦尔特不禁开始担心起来，于是又把求救的目光转向了看似心不在焉的少女。

“那个……这位小姐……不如你也一起来吧？”

“喂，你又在和爱因斯坦瞎说什么呢？！”本来已经准备离开的特斯拉听到瓦尔特的话，又折了回来。

那个名叫爱因斯坦的少女抓了抓头发，“这点小事，你们自己就能搞定吧。”

瓦尔特以为她终于意识到要将自己乱糟糟的头发理顺一点，没想到爱因斯坦抓了以后，头发显得更蓬乱了。抓完头发，她又朝瓦尔特微微一笑，仿佛她早已了解这个动作是他这样的凡人所不能理解的。

瓦尔特站在 WELT Livehouse 里的舞台上，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，感觉有点眩晕。

这种不真实感，方才在后台就开始蔓延了。

——当特斯拉一边给贝斯调着音，一边咕哝着这么穷酸的场地怎么会有这么顶尖的贝斯。

瓦尔特当然只能苦笑不语，要是知道这把贝斯是爱迪生送来的，恐怕有五个自己都不够特斯拉揍的

而此时，当瓦尔特介绍完普朗克是第一个表演嘉宾下台后，他仍旧不忘从台下寻找爱因斯坦的身影

虽然并不知道这个少女有什么才能，但是在他心中，她懒洋洋的笑容却仿佛是一根定心针。

一席白衣的普朗克缓缓走上台站定，架起小提琴，清亮的声音便从弓间跃出。相比起其他乐器，小

提琴的音色更加近似人声。特别是瓦尔特听说，小提琴的音色还会越来越和主人的性格靠近，即使是同一把琴，则会随着主人的喜好渐渐磨炼出不同的声音。因此，说每把小提琴的声音都是独一无二的也不为过

瓦尔特观察着场下的人群，有一部分应该是那座大学的学生，特地来此捧普朗克的场。但剩下的大多数观众，应该是看到瓦尔特贴在 Livehouse 外以及街道上的海报前来看演出，现在则很是疑惑

毕竟，Livehouse 里上演的应该是摇滚演出，而不是这样的“Concert”（演奏会）。

而且，即使是瓦尔特自己，也开始觉得普朗克的演奏变得索然无味，只是来来回回在几个双音音阶中徘徊。

有些观众终于也按捺不住发出了嘘声，很多人站起来大喊“滚下去，这不是摇滚！”，并纷纷往外

走去。

普朗克却没有因此而惊慌失措，而就在这时，一阵有序的鼓声从帷幕后响起，刚刚还准备离场的观众纷纷停下了脚步，回过头来好奇地等待着。

随着鼓声慢慢加快，普朗克的演奏速度也越来越快，白色长裙的裙摆随着她的左右晃动在台上翻飞着，而小提琴音色也一改之前的清亮，变得激昂起来

但是，尽管普朗克不甘示弱地紧跟鼓声的节拍，但鼓声始终比小提琴要快个小半拍。瓦尔特与观众都紧张地盯着小提琴，生怕弦就会在下一秒就会断掉

然而就在那时，普朗克出人意料地把右手往旁边一甩，弓应声落在地上。她左手则把小提琴拿下肩膀，放在胸前，然后手指轻轻一转，小提琴在她手中转了好几圈，紧接着右手在琴身上一拍，然后就像弹吉他般弹起了小提琴。

但是只弹了几个音，普朗克的手指就被小提琴绷紧的弦割破，蹦出了一粒粒血珠，但她却仿佛浑然

不觉，又和着鼓声坚持弹了半分多钟。

沉闷的声音回荡在 Livehouse 中，观众则几乎都傻了眼，然后又是一声巨响——

“匡！”

普朗克弹完最后一个音，她的左手一松，小提琴顺势砸向了地面。

“现在就是摇滚了。”普朗克笃定地拍了拍手，丝毫不顾血已经流到了手腕。

寂静。

这是当时唯一能形容台下发生的形容词了。

没有欢呼也没有嘘声，不知道是受到了这场表演的震撼还是只是被吓到了，一些原来准备离场的观众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座位上。而在瓦尔特看来，他们

畏畏缩缩的样子更像是“受到了某种胁迫”。

而导致这一切的“罪魁祸首”普朗克却满不在乎地将自己的右手随意包扎了几下，就拉着瓦尔特再次上场。在她的介绍下，瓦尔特才知道刚刚的鼓声来自她的学生的演奏。

随着帷幕缓缓拉开，鼓手的真容也逐渐揭晓。

这是一个戴着黑绿配色的猫耳帽，面无表情打着鼓的单侧罗马卷少女。

更加诡异的是，她还戴着一副眼镜。

鼓声虽然密集，但是少女毫无变化的表情配上过于可爱的帽子，总让人觉得提不起劲来。

“猫耳和摇滚一点都不搭！”有观众喊道。

“为什么要戴眼镜！”

“一点激情都没有！”

“这也不是摇滚啊！”就像刚才一样，又有不少观众唱起了反调。

“跳出制约的框架，展现出个人的特色，这才是摇滚的本心。”瓦尔特只能硬着头皮向自己解释，“很多人，恐怕都没有领会摇滚的真正含义。”

“就让薛定谔，带你们了解真正的摇滚吧！”普朗克自信地说道。

“喵！”架子鼓旁边的立式话筒中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喵叫，鼓声随即停止。

瓦尔特不禁扶住了额头，“这……好像也不是摇滚啊……”

这时从舞台的后方，传来了一阵低沉的拨弦。刚刚还在窃窃私语发表不满的观众一下子又安静了下

特斯拉，戴着红框眼镜，穿着露肩黑边白色演



出服，抱着贝斯登场，而那双显眼的红色连裤袜再次体现了特斯拉独有的审美执着。

终于来了。瓦尔特看到这样的场景，心里舒了一口气，以鼓声带领观众，再加入贝斯，是摇滚寻常的开场，看来这场演出终于要往正常的方向进行了。

“戴眼镜又怎么了?!”她向台下吼了一声，“戴眼镜就不摇滚了吗?!”

“是……”有观众稀稀拉拉地应答着。

特斯拉闷哼了一声，走到薛定谔身边，伸手把她的眼镜摘了下来。

“那我偏要戴两副眼镜!”特斯拉把薛定谔的眼镜架在了头顶上。

瓦尔特不禁对这种无意义的抬杠行为再次扶住了额头。

幸好，特斯拉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低着头抱着贝斯弹奏了起来，而低沉有力的和弦也一下子让观众忘记了眼镜的事情，沉浸在特斯拉的贝斯 solo 中

但是在一旁的瓦尔特仍然有一丝担心，那就是  
.....

台上传来了一阵破坏性的扫弦。

台下的观众都纷纷捂住了耳朵。

爱迪生背着吉他，一脸挑衅地看着特斯拉。

“你……你怎么在这里?!” 特斯拉先是一脸震惊，然后冲着爱迪生大喊。

“怎么样？那把贝斯用得还顺手吧!” 爱迪生的目光落在特斯拉手中的贝斯上。

“难不成……这把贝斯……” 特斯拉盯着贝斯，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，开场前还如获至宝的贝斯，

现在却像是一个烫手山芋。

“来了，这就是我和你的决战时刻！”爱迪生挑衅地向特斯拉勾了勾手指。

而特斯拉这时却仿佛冷静了下来，“决战？就凭你那连初学者都不够的水平？”

“哦，原来如此，你就要用那把贝斯啊。”爱迪生看似满不在乎地微笑着。

这句话又戳到了特斯拉的痛点，她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我今天就来告诉你，真正的强者根本不需要用好的乐器来证明！”

特斯拉一甩双马尾，右手扫过贝斯，但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。她看似忘情地弹奏着，但场上仍然只有鼓声。

瓦尔特一瞬间以为是话筒出了问题，当他准备冲上台上的时候才发现，特斯拉的手指根本没有碰到

贝斯，她只是假装在弹而已，或者说……

“哦？居然放弃了自己的优势来弹空气贝斯？”特斯拉意外的举动勾起了爱迪生的兴趣。

“难道这就是手中无琴，胜似有琴？”普朗克在瓦尔特边上若有所思地说道。

“可是她手里，明明有贝斯啊！”瓦尔特想大喊一声，却又什么都没说。

“能做出这样表演的人，说明她心中真的有摇滚。”普朗克感慨道。

“不……所以说……”瓦尔特已经不知道该做出怎样的评价了。

这时，爱迪生一脸释然的样子说道：“那我就陪你好了。”

她也开始表演起了空气吉他，疯狂地开始扫弦

，当然——根本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

瓦尔特倒是默默庆幸，如果爱迪生以刚刚那个样子开始弹奏，观众恐怕会立马走人。

但其实现在的状况，也好不了多少。

两个人在台上无声的演出仿佛群魔乱舞一般，台下的观众抱怨的、收拾东西的、准备举起手中的橘子皮往台上丢的，应有尽有。

“果然这个场地注定是要倒闭的吧……”

像是失去了所有的希望，瓦尔特慢慢闭上了眼睛。

这时，有一阵轻轻的哼哼声从瓦尔特的身边飘过。

瓦尔特刚刚来得及抬眼，白色的身影已经轻盈地跳上了舞台，少女白色外套领子上的方形装饰折射

了光线，倏地一闪。

还是平时蓬乱的蓝卷发，但在这时倒显得与气氛十分相符，平时为了防止刘海遮住眼睛的发夹也拿掉了，额发自然地垂向两边。

但是这时，外貌已经是次要了，因为声音已经先一步抓住了人们的耳朵。从爱因斯坦口中倾泻出的声音并不响亮，却一下子穿透了人心。

原来有些机械的鼓声，像是在歌声的带动下，突然有了错落的节奏。然后反应过来的是特斯拉，她左手按住贝斯指板，右手开始慢慢拨弦。

有了好的贝斯，一首乐曲仿佛就有了骨骼，而贝斯和鼓则可以搭上任何另一个乐器。

“喂你，吉他弹不好的话就换键盘吧！”特斯拉朝爱迪生喊道。

“不要小看我啊！”爱迪生调整了一下姿势，

扫出了几个简单的和弦，慢慢地加入进来。

不知是谁带领着谁，爱因斯坦的声音，也开始发生了变化。

还是那个清澈的声音，却因为稍稍改变了发声方式，音色略微沉一些，增添了一种金属的质感，也更加摇滚起来。

爱因斯坦走到特斯拉身边，先是搭着她的肩，两个人相视而笑，然后爱因斯坦转过身靠着她的背后，两个人的配合十分默契。

下面的观众也欢呼起来。

“太好了……”瓦尔特不禁舒了一口气，看来这场压轴的演出终于能给 WELT Livehouse 赢回人气了。

这时，台上的爱因斯坦微微朝他瞥了一眼，不

知是不是瓦尔特的错觉，她好像朝他笑了。

但是这一切，又迅速湮没在欢呼的浪潮声中。

6

1982 年 10 月。

“哎……为什么又让我来整理啊，直接扔掉就好啦。”

特斯拉叹了一口气，蹲下来随手翻着地上那一叠叠旧报纸。

这个房间是用来堆旧物的，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人进出了，特斯拉总觉得空气中有股奇怪的味道，于是打开了窗来通风。

“咦？这个是什么？”特斯拉眼尖瞥到了一堆印刷品中的异物，那是压在旧报纸下的几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。



“爱因斯坦的笔迹……这是推导公式的草稿么？”

特斯拉抽出了其中一张快速地扫了一眼。

特斯拉看着看着，拿着纸的手居然颤抖了起来

“这……这写的是什么小说啊！”

她慌张地趴在地上，扒拉着其他手稿。

“我什么时候做过这种没头没脑的表演啊！”

这时一阵风吹过，几张手稿飘到了一旁，底下又露出了一张花花绿绿的纸。

特斯拉急急忙忙抽出来一看，那是一张海报。

“逆熵乐队?!”

“爱……爱因斯坦那个家伙！”看着海报上印刷的爱因斯坦，特斯拉一脸狂躁，“她到底在想什么

啊?! 还特地为了小说去做这种东西?!”

这时，特斯拉才注意到了海报下方的“WEL T”。

她松开海报，看向了剩余的手稿。这时在她眼里，那个看上去是主角、却没什么戏份还很倒霉的家伙的名字，在手稿里的各处慢慢清晰了起来。

最终，她叹了一口气，慢慢抚平了刚刚被她不小心弄皱的海报，把它和其他的手稿整整齐齐叠在一起，重新压回了旧报纸的底下。

“哎……爱因斯坦那家伙。”

特斯拉看向窗外，又是秋天，又是一年，树叶毫不留情地落下。

“或许明年，真的搞一下也不错?” 特斯拉自言自语道。

1983 年 1 月。

“突然和我说要在逆熵总部年会上表演的时候我真是吓了一跳。”普朗克握着红酒杯，微微一笑，一头浅绿色的长发优雅地盘起，微微泛着灰白。“我的学生还是这么真有活力啊。”

台上蹦蹦跳跳正在表演的两人，正是爱因斯坦和特斯拉。

“是特斯拉姐姐——啊不，特斯拉的提议。”普朗克身边褐色短发，看上去约莫 35 岁上下的斯文眼镜男接话道。

“你还是改不了口啊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在街上叫她们俩姐姐的话一定会被当做变态的。”

褐色短发斯文男腼腆地笑了笑。“那是当然，特别是现在这里有真正的年轻人加入。”

他们看向那个靠在墙边的深紫色长发男人。

“雷电……龙马。”普朗克微微眯起了眼睛，“为了逆熵的壮大，我们的目光不能再局限在北美这片土地上，必须招募世界各地的人才。”

普朗克说完这句话的同时，特斯拉和爱因斯坦也正好表演完一首曲子。

等到所有人都再次围绕在自己身边，普朗克缓缓举起红酒杯致意：“干杯！为全新的逆熵，也为全新的一年！”

THE END...?